

惑盡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徇曰

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杜戴氏即樂氏杜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

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于大尹杜施罪於大尹奉啓以

奔楚乃立得司城爲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衛出公自

城鉏使以公門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

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杜僖二十八年衛成公奔楚遂適陳甯武子孫莊

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杜盟在僖二十八年杜獻公孫於齊杜在襄十四年

鮮于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杜在襄二十六年杜今君再在孫矣杜謂十五年

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

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杜詩周頌言無強惟得人也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

杜爲主主而國於何有

二十七年春越子使舌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杜欲使魯還

邾田封竟二月盟于平陽杜西平陽三子皆從杜季康子叔孫文子孟

康子病之杜恥從蠻夷盟言及于贛杜思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

杜不及與越盟杜衡案十二年蒙阜之會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子贛辭而却之言

辱甚矣及此謂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

杜言李孫不能用于贛臨難而思之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杜禮不

言公之安杜陸祭云降禮猶云降於喪食言公過自貶屈也衛案二十五年傳公與

多妾杜大夫始有惡此傳降禮正與彼文應杜云禮不備是也此時公方與三

于齊杜於駘杜齊師將與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杜屬會死事者

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杜乘車兩馬大夫服又加之五邑召顏涿聚之子

禮之

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杜隰役在二十三年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

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慶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

里穀人不知杜言其整也留舒齊地遠去也及濮雨不涉杜濮水自陳留酸棗縣傍河東北經濟陰至高平

行恐無及也杜子思安衡案時晉師次于桐丘故曰大國在敝邑之字下林堯叟

成子夜製杖戈杜製南衣也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

之知伯聞之乃還杜畏其得衆心曰我卜伐鄭不下敵齊使謂成子

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杜十七年楚獨滅陳非鄭之罪蓋知伯誣陳

本之顛瑤何有焉杜言陳滅於瑤也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

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成子杜文子荀寅此時奔在齊曰有自晉師告

寅者將為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

恆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

亡杜成子疑其有為晉之心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杜謀一事則當慮

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杜欲求諸侯師以逐三桓三桓亦患公之妾也

故君臣多間杜問隙也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

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杜問已可得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

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

氏杜有陘氏即有山氏因孫子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

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杜悼公哀公之子寧也哀公出孫魯人

從其家出故也終于

籟之言君不沒於魯

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

悼公哀公之子寧也哀公出孫魯人

左傳輯釋 卷之二十五 七

公立悼未至鄭駟弘曰知伯復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註杜行去也

乃先保南里以待之註杜保守也南里在城外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扶之門鄭

人俘鄆魁壘註杜鄆魁壘註晉賂之以知政註杜欲使友註杜閉其口而死將

門註杜政鄭註杜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王在此註杜主謂知伯也言主在此何不自入註杜

衡案趙孟知伯欲假鄭人之手以殺也謙言註杜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

子註杜惡貌醜也簡子廢孺子伯魯而立襄子註杜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

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甚知伯註杜甚毒註杜遂喪之知伯貪而

復故韓魏反而喪之註杜史記晉懿公之四年魯悼公之十四年知伯帥韓魏

之下在春秋註安衡案宋以下諸儒據此文疑左氏爲戰國人甚焉至有言以此

後二十七年註趙氏者甚矣其無所忌憚也仲尼絕筆於獲麟而所以治天下之

大經大法備矣聖德如此而不能降德於當世斯民之不幸可勝言哉故延經至孔

血卒所以深悼之也傳所載賢士大夫雖才德謝聖皆能見微知著言如著龜讀者

能究其責足以知禍福之至不至於至之日而皆有以致之因以慎言行審機宜治

國保家之道於是乎在焉而哀公又春秋之君也故延傳至公係於邾以終哀公之

事因以終賢士大夫之言而垂教於後世也於是賢士大夫見微知著之言皆終矣

獨襄二十九年季札晉國其萃於三族乎之言未終而其效在悼公之時悼公立於

春秋之後若亦編年歷序是傳離經以自成一書不得謂之春秋餘事故摘錄韓魏

趙喪知伯之事知伯既喪而晉國萃於三族之形成矣乃所以終季札之言豈無由

而錄之哉據史記三族滅知伯在魯悼十四年而并錄四年荀瑶伐鄭者張其復以

取滅之本乃左氏記事之常法其間皆有至理而存焉非丘明氏孰能脩之而猶曰

以此媚趙氏可謂以小人之腹而料君子之心矣

左傳釋義卷二十五終

明治十六年十月廿六日出版御届  
全 十七年十二月 出板

東京府下芝區片門前町二丁目拾四番地

訓點人 石川 鴻 齋

全 芝區三島町拾番地

出版人 山中市兵衛

山中出版舎

134  
21  
263

134  
10  
263

